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11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11 [No. 1(8), No. 26(104)]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上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沙门臣施护等奉 诏译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世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精舍。时，彼城中有一长者，名曰和合，于一日中，饭食事讫，出王舍城，诣迦兰陀竹林精舍佛世尊所，瞻礼亲近。是时，长者，其出未久，作是思惟：「今日已过清旦，佛及苾刍各处自房，宜应且止，勿诣佛所瞻礼亲近。我今当往尼拘陀梵志聚集之所。」时，彼梵志，在乌昙末梨园中，与诸梵志围绕而住，高举其声，发诸言论，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、衣论食论妇女之论、酒论邪论繁杂之论，如是乃至海等相论。此等言论，皆悉系着世间之心。是时，尼拘陀梵志，遥见和合长者自外而来，即告众言：「止！止！汝等宜各低小其声。此所来者，是沙门瞿昙声闻弟子，为大长者，处王舍城，名曰和合。此人本性少语，其所传受，亦复寂静。是故汝等，小声言论，彼既知己，乃可斯来。」时，梵志众闻是语已，咸各默然。

尔时，和合长者，来诣尼拘陀梵志所，到彼会已。时，尼拘陀相与承迎，欢喜言论。彼言论已，各坐一面。时，和合长者白尼拘陀梵志言：「汝此众会，有所别异。向闻汝等，高举其声，发诸言论，所谓王论战论，如是乃至海等相论，此等言论，皆悉系着世间之心，有异于我世尊。如来。应供。正等正觉。佛世尊者，于旷野中，随自所乐，坐卧居止，远离喧闹，绝于人迹，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，心不散乱，专注一境，随应所行。」

时，尼拘陀梵志告和合长者言：「长者！彼沙门瞿昙，我今云何相与议论？若我以事发其问端，彼种种慧而不能转，以沙门瞿昙处于空舍，慧何能转？既于空舍慧不能转，乃于旷野坐卧居止，远离喧闹绝于人迹，寂守是相，身住一处，心不散乱，专注一境，随应所行。长者！譬如一目之牛周行边际，当知彼牛其何能行？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处于空舍，慧何能转？长者，若或沙门瞿昙来此会中，我时必当相与议论。建立胜义，发一问端，而为叩击，我应得胜，彼必堕负，如击空饼，易为破坏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处于自房，寂默宴坐，以清净天耳，遥闻和合长者与尼拘陀梵志所共集会如是言论。

尔时，世尊于日后分，从自房出。是时，天雨方霁，晴光焕若，渐次行诣善无毒池，到池岸已，徐步经行。时，尼拘陀梵志遥见世尊在彼池岸，即告众言：「沙门瞿昙即今在此善无毒池岸，徐步经行。彼或来此会中，汝等云何为起承迎邪？或相与言论邪？或但离座邪？或复辍己所坐而召命邪？」作是言时，自然有来为佛世尊敷设其座，复闻是言：「尊者瞿昙来此有座，随自所乐当就是座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善无毒池岸，经行事已，来诣尼拘陀梵志之所。时，彼梵志遥见世尊自外而来，即告众言：「沙门瞿昙来此会时，我当发问。而汝瞿昙，法律之中，以何法行，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，止息内心，清净梵行？」

尔时，世尊到彼会已，诸梵志众，自然咸生踊跃欢喜，各从座起，前向承迎。时，尼拘陀梵志，合掌向佛，顶礼白言：「善来！瞿昙！汝具徧知，是汝所座，汝应就座。」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汝但就座所应为我施设之座，而我自知，我自当坐。」

是时，诸梵志众，高声唱言：「希有难有！此沙门瞿昙！今此会中，无人说示，以神通力，自知其座。」时，尼拘陀梵志与佛世尊欢喜言论，彼言论已，退坐一面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如来今到此会，汝等有何言论分别？」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我向见汝自远而来，见已我时辄告众言：『沙门瞿昙来此会时，我当发问：「而汝瞿昙，法律之中，以何法行，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，止息内心，清净梵行？」』瞿昙！汝既到此，我以是事，便为问端。」是即与汝言论分别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于是事，而实难知。何以故？异法、异见、异师、异行，但应于汝自法教中随应发问。」是时，诸梵志众，高声唱言：「希有难有！沙门瞿昙！此所问事，不以自教而为见答。返能于他教中，令发问端，随问当遣。」时，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若我异法、异见、异师、异行，于汝法律，我难知者。我今于其自法教中请问于汝，云何修行，能得出离清净，得最上洁白，及得真实，得清净真实中住？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如汝尼拘陀法中所修行者，我今略说。汝谓能得四戒具足、谓能修行、能得最上增胜，于前修行出离，不减诸欲。尼拘陀！云何是汝修行所持四戒？谓不自杀生、不教他杀、不随喜杀、不自偷盗、不教他盗、不随喜盗、不自妄语、不教他妄语、不随喜妄语、不自邪染、不教他邪染、不随喜邪染。汝尼拘陀！以如是等，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。

「尼拘陀！云何是汝能得修行？汝所修行，谓高处游止施設座位，或翘足而立，以为法行；或常受苦澀羸恶饮食，而为法行；或寂止空地，而为法行；或不去须发，而为法行；或偃卧棘刺，或卧编椽，而为法行；或居止常处凌云高显，而为法行；或系着一处，而为法行，乃至一日三时，沐浴其身。如是多种逼切苦恼，治疗于身，而为法行。如是等事，是汝尼拘陀修行之法。

「云何是汝尼拘陀修行者计为出离？尼拘陀！如汝所修出离行者，谓裸露身体，计得出离。又于饮食事讫，舐手取净。不受鬻蹙面人及瞋恚面人所施饮食；不于街巷中食；不于刀杖兵器中住。周行城邑，杜默不语、不说所从来、不说所向诣、不说所住止、不出违顺语、不出多种语，亦无所说授。或受一家食；或受二家三家乃至七家食；或但受一家，不受余家食；或一日不食；或二日三日乃至七日、或复半月一月不食；或于食中，不食其麩，不食其饭，不食豆及鱼肉、牛乳、酥酪油及蜜等，不饮酒，不饮甘浆，不饮醋浆，但饮糠粃清洁之水，而为活命。又常食菜，或食稊稗、或食瞿摩夷、或食药苗药根、或食干生米谷、或食诸余羸恶草菜；或但着一衣、或着草衣，或着吉祥草衣，或着树皮衣，或柴木为衣，或果树皮为衣，或以弃尸林中乱发为衣，或以羊毛、鹿毛、鹿皮为衣，或以底哩咤、鸟翅为衣，或以鸚鵡翅为衣。如是等事，是汝尼拘陀修行者，计为出离之行。

「尼拘陀！此等所行，而还实得出离清净邪？得最上洁白邪？得真实邪？得清净真实中住邪？」

时，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沙门瞿昙！我此修行，是得出离清静，得最上洁白，及得真实，得清静真实中住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所修行，如是等事，非为出离，非得出离清静，非得最上洁白，非得真实，非得清静真实中住，但于修行法中，而得少分。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如汝所说，虽为甚善。然我此修行，是得最上出离，是得真实，是得无上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复次，汝所修行，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、谓能修行、谓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，不减诸欲。持四戒时，与慈心俱。先于东方起慈心，观具足所行，广大周普，无二无量，无冤无害。然后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一切世界，与慈心俱，具足所行，亦复如是。尼拘陀！汝作是意，谓我能如是修行，得出离清静邪？得最上洁白邪？得真实邪？得清静真实中住邪？」

时，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沙门瞿昙！我此修行，实得出离清静，得最上洁白，及得真实，得清静真实中住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此如是等汝所修行，非得出离清静，非得最上洁白，非得真实，非得清静真实中住。汝谓有所得，此亦非真。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如汝所说，虽为甚善。然我修行，是得出离清静，是得真实，是得无上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复次，如汝修行，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、我能修行、我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，不减诸欲。谓以宿住通，能知过去一二三生乃至百生之事。尼拘陀！汝作是意，谓我能如是修行，得出离清静邪？得最上洁白邪？得真实邪？得清静真实中住邪？」

时，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沙门瞿昙！我此修行，实得出离清静，得最上洁白，及得真实，得清静真实中住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此如是等汝所修行，非得出离清静，非得最上洁白，非得真实，非得清静真实中住。虽有所得，而非真实。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如汝所说，虽为甚善。然我此修行，是得出离清净，是得真实，是得无上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复次，如汝修行，谓我能得四戒具足，我能修行，我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，不减诸欲，能以清净天眼，观见世间一切众生，若生若灭，若好若丑，或生善趣，或生恶趣，若贵若贱，随业报应，悉能观见。尼拘陀！汝作是意，谓我能如是修行，得出离清净邪？得最上洁白邪？得真实邪？得清净真实中住邪？」

时，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沙门瞿昙！我此修行，实得出离清净，得最上洁白，及得真实，得清净真实中住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如是等事，以汝所修，虽为清净，然我所说，如汝修行，未离种种烦恼随增。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云何我所修行，虽为清净，汝瞿昙说未离种种烦恼随增？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为欲彰其修行功业，以我修成如是行故，彼国王、大臣、刹帝力、婆罗门等，必当尊重恭敬供养于我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」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虽修行，恃己所修，起贡高相，凌蔑于他，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」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起我慢心及增上慢，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于余沙门婆罗门轻毁凌辱，作如是言：『汝诸沙门婆罗门，以多种食而为活命，普食世间五种种子，所谓根种子、身种子、虚种子、最上种子、种子中种子，如是五种，以资其命。』汝尼拘陀！如是周行，出轻辱言，伺求诤论，迅疾快利，其犹电转，摧伏破坏，又如霜雹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」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或见余沙门婆罗门，为他同类等众之所尊重恭敬供养，乃生种种憎嫉之心，即作是言：『汝诸沙门婆罗门，贪多种食而为活命，返为他众之所尊重恭敬供养。我常但以苦涩虚淡之物而为活命。何故他众，不作恭敬供养于我尼拘陀？』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」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上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下

西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试光禄卿传法大师赐紫沙门臣施护等奉 诏译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若于如来、或于如来弟子之所，方伸请问，嫌恚旋生。瞋恼既兴，障碍斯作，以障碍故，起诸过失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若于如来、或于如来弟子之所，询问正法。时，佛如来，正以一心，善为开说，决定如应，除遣所疑。而汝等辈，乃以外论而来指说，互相违背，欲夺其理，返谓所问不正分别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知佛如来、或如来弟子，实有最上增胜功德，所应敬仰而不敬仰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有修行者，于饶益事，或生厌离；或损害事，不起厌离。汝等以是二事中，若于损害事，不生厌离者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谓起慢相，有所表示，我能修行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或得珍妙饮食，耽着其味，而生简别：『我此所乐，我此不乐。若所乐者，我即可受。』由是取着，随生耽染，以耽染故，隐覆过失，是故胜慧，不得出离。所余饮食，若不乐者，犹故贪惜，俛仰而舍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于深隐处，以如善相，寂然而坐，有来问言：『汝于何法，而能解了？复于何法，而不解了？』而汝等辈，于所了处，言我不解；于不了处，而言我解。如是多种，皆谓正知，起诸妄语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常时发起忿恚尤蛆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于一切处，无惭无愧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常起懈怠及劣精进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而常失念，及不正知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其心散乱，诸根减劣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起于损害，坚固前心，不求出离，一向自见，于此等法，实生取着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邪见深厚，行颠倒法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于无边际，计为有边，起见亦然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常起贪爱及瞋恚心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于诸所行，愚痴暗钝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不能听受，既如聋者，无所说示，又类哑羊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乐作罪业，又乐亲近作罪业者，为他恶友之所系属，及为摄伏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汝等修行，起增上慢，计有得想，未见谓见，未作谓作，未得谓得，未知谓知，未证谓证。尼拘陀！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尼

拘陀！于汝意云何？如上所说，诸烦恼法，彼有一类修行之者，具是事邪？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岂独一类修行之者，具是烦恼？如我意者，其数甚多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如我上说，汝等修行，为欲彰其修行功业。以我修成如是行故，令彼国王、大臣、刹帝力、婆罗门等，尊重恭敬，供养于我。尼拘陀！汝等若或如是欲彰其修行功业，令彼国王、大臣等，恭敬供养，乃至起增上慢。计有得想，未见谓见，未作谓作，未知谓知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此如是等，皆不清净，一切悉为烦恼随增，当知皆是染分所摄。尼拘陀！于汝意云何？如我上说，如是等事，如是修行，谓得出离清净邪？得最上洁白邪？得真实邪？得清净真实中住邪？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沙门瞿昙！如我等辈，如是修行，是得出离清净，是得最上洁白，是得真实，是得清净真实中住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我今为汝，如实而说。如汝向者问于我言：『沙门瞿昙！法律之中，以何法行，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，止息内心，清净梵行？』如是所问，乃为真实。当知声闻止息处者，上中最上，极为高胜，是诸圣者止息之所。」

尔时，诸梵志众，咸共赞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沙门瞿昙！法律之中，所作清凉。」

尔时，和合长者，闻是言已，知彼在会诸梵志众，于佛世尊，少生向慕，即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向所言，与佛世尊，互相议论，建立胜义。发一问端，而为叩击，我应得胜，彼必堕负，如击空瓶，易为破坏。汝今何故，不发问邪？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于汝意云何？汝实曾发斯语言邪？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我实曾说如是语言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岂不闻古师先德耆年宿旧智者所说，诸佛、如来、应供、正等正觉，亦如汝等，今时集会，高举其声，发诸言论，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、衣论食论妇女之论、酒论邪论繁杂之论，如是乃至

海等相论邪？尼拘陀！或复曾闻古师所说，诸佛．如来．应供．正等正觉，如我今时，于旷野中，坐卧居止，远离愤闹，绝于人迹，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，心不散乱，专注一境，如应所行邪？」

尼拘陀梵志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昙！我亦曾闻古师先德耆年宿旧智者所说，诸佛．如来．应供．正等正觉，非如我等，今时集会，高举其声，发诸言论。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、衣论食论妇女之论、酒论邪论繁杂之论，如是乃至海等相论。我复曾闻古师所说，诸佛．如来．应供．正等正觉，如汝今时，于旷野中，坐卧居止，远离愤闹，绝于人迹，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，心不散乱，专注一境，如应所行。」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：「尼拘陀！汝等昔闻古师说时，岂不作是思惟：『彼诸佛世尊，能随宜说法，自觉悟已，复为他说觉悟之法；自解脱已，复为他说解脱之法；自安隐已，复为他说安隐之法。自得涅槃已，复为他说涅槃之法。』尼拘陀！汝等尔时而返谓言：『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，于师法事业，有所分别。』又复说言：『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，于寂静住事业有所分别。』又复说言：『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，彼尼拘陀师法之中，罪不善法，有所合集。』又复说言：『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，彼尼拘陀师法之中，多种善法，有所离散。』又复说言：『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，为欲宣示彼因缘事。』此如是等多种言说，不应如是见。」

「尼拘陀！何故不应如是见邪？谓以彼诸师法、彼诸所行，乃至彼诸因缘事等，皆悉有异。尼拘陀！是故，我不说彼师法事业，亦不说彼寂静住事业，亦不说彼师法之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，亦不说彼师法之中多种善法有所离散，亦不欲说彼因缘事。」

「尼拘陀！我常作是说：『或有正士，不谄不曲，及不虚诳，正修行者，我即为彼说法教示，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，如我正说及正教示，于七年中，或复六年，五四三二一年之中，一向不乱，离诸热恼，清净身心，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，见法知法，超初二果，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』」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我常作是说：『或有正士，不谄不曲，及不虚诳，正修行者，我即为彼，说法教示，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，如我正说及正教示，于七月中，或复六月，五四三二一月半月，一向不乱，离诸热恼，清净身心，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，见法知法，超初二果，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』」

「复次，尼拘陀！我常作是说：『或有正士，不谄不曲，及不虚诳，正修行者，我即为彼，说法教示，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，如我正说及正教示，于七日中，或复六日，五四三二一日半日，乃至食前食后，一向不乱，离诸热恼，清净身心，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，见法知法，超初二果，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作是说时，会中所有诸梵志众，障累深重，无所晓悟，身心惑乱，沈迷昏懵。彼诸辩才，不能施設，俛首寂然，忧思而住。尔时，世尊知是事已，顾谓和合长者言：「长者！今此等辈，诚为痴者。既昧见闻，复绝言说，如人以物自杜其口。罪垢斯深，是大魔事。彼等不能于佛如来发是问言：『而汝沙门，法律之中，以何法行，能令修声闻行者，到安隐地，止息内心，清净梵行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乃为和合长者，随应说法示教利喜已，身放光明，广大炽盛，普遍照耀。即于会中，踊身虚空，还迦兰陀竹林精舍。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11 尼拘陀梵志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1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2/26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】
